# 醒世恒言


打罵似寃渾
不免人前一
樣叫娘親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寃

人間夫婦願白首、男長女大無疾疚、男娶妻兮女嫁夫、頻見森孫會行走若還此願遂心懷、百年瞑目黃泉臺莫教中道有差跌前妻晚婦情離乖、晚婦狠毒勝蛇蝎、枕邊譖語無休歇自已生兒似寶珍他人子女遭磨滅飯不飯兮茶不茶、蓬頭垢面徒傷嗟、君不見大舜歷山終夜泣閔騫十月衣蘆花、

這篇言語、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很毒、將親生子女

勝過一顆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寶，何等珍重。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爲怪。單可恨的偏生要把荊妻男女百般凌虐，糞土不如，若年紀在十五六歲還不十分受苦，縱然磨滅，漸漸長大，日子有數，惟有十歲內外的小兒女最爲可憐。然雖如此，其間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貴之家，幼時自有乳母養娘伏侍。到五六歲便送入學中讀書，況且親族眾盛，手下婢僕耳目衆多，尚怕被人談論，還要存個體面，不致有饑寒打罵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要獨吞家業，索性倒弄個斬艸除根的手段，有詩爲證

焚廩揭階事可傳　申生遭謗值奇殃

後妻屬處從來有　幾個男兒肯直腸

第二等乃中戶人家雖則體面還有料道初時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那饑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若父親是個硬掙的定然衛護女兒與老婆反目厮鬧不許他凌虐也有懼怕丈夫利害背着眼方敢施行倘遇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殺越上的潑悍婆娘動輒便拖刀弄劍不是刎頸上弔定是奔井投河慣把死來嚇老公常有弄假成真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俗語

可畏說的
罷夫元卩



道得妖逆子頑妻無藥可治遇着這般潑類終日厮鬧不成少不得鬧過幾次奈何他不下到只得詐聾粧啞含糊忍痛也有將來過繼與人也有送去爲僧學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爲又有那一種横肚腸爛心肝忍心害理無情義的漢子前妻在生時何等恩愛把兒女也何等珍惜到得死後娶了晚妻或奉承他妖嬈窈窕或貪戀顏色美麗或中年娶了少婦因這幾般上弄得神魂顛倒意亂心迷將前妻昔日恩義撇向東洋大海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肉内之刺到得打罵莫說

護衛勸解反要加上一頓取他的歡心常有後生兒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無妻室公論上說不去時胡亂娶個與他後母還千方百計做下魘魅要他夫妻不睦若是魘魅不靈便打兒子罵媳婦攛掇老公告忤逆趕逐出去那男女之間女兒更覺苦楚孩子家打過了或向學中攻書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還可以消遣做了女兒時終日不離房戶與那夜叉婆擠做一堆不住脚把他使喚還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做得少打罵自不必說及至趲足了却又嫌好道歉也原脫白不過生下兒女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

日夜聲聒懷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肯顧復娃兒雖
為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咒詛出來的
就是身上有個蚊虫痕兒一定也說是故意放來釘
的更有一節苦處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氣少不得向
冰孔中洗滌污穢衣服還要揩揉洗得不潔淨加一
場咒罵熬到十五六歲漸漸成人那時打罵就把污
話來糟蹋了不罵要趕漢定說想老公可憐女子家
無處伸訴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倘或聽見又道搽
這許多妖精多心女子當不起恁般羞辱自去尋了
一條死路有詩為證

不正夫綱但怕婆　怕婆無奈後妻何
任他打罵親生女　暗地心疼不敢訶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挑之家此等人家兒女縱是生母在時只好苟免饑寒料道沒甚豐衣足食巴到十來歲也就要指望教去學做生意趁三文五文幫貼柴火若又遇着个兇惡繼母豈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喫的定然有一頓沒一頓擔饑忍餓就要口熱湯也須請問个主意不敢擅專身上穿的不是前邊一塊定是後破一片受凍捱寒也不敢在他向前說个冷字那幾根頭髮整年也難得與梳子相會胡亂挽

个角兒還不時擣得披頭蓋臉兩隻脚久常赤着從不曾見鞋襪面若得了雙草鞋就勝如穿着粉底皂靴專任的是劈柴燒火擔水提漿稍不如意軟的是拳頭脚尖硬的是木柴棍棒那咒罵乃口頭言語只當與他消閒到得將就挑得擔子便限着每日要賺若干錢鈔若還缺了一文少不得敲个半死倘肯攛掇老公賣與人家為奴這就算他一點陰騭所以小戶人家兒女經着後母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了有詩為證

小家兒女受艱辛　後母加添妄怒嗔

打罵饑寒渾不免　人前一樣與娘親

說話的為何只管絮絮叨叨道後母的許多短處只因在下今日要說一个繼母謀害前妻兒女後來天理昭彰反受了國法與天下的後母做个榜樣故先畧道其槩這段話文若說出來時

直教鐵漢也心酸　總是石人亦淚洒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里就在本朝正德年間北京順天府旗手衛有个蔭籍百戶李雄他雖是武弁出身却從幼聰明好學深知典籍及至年長身材魁偉膂力過人使得好刀射得好箭是一个文武兼備的

將官因隨太監張永征陝西安化王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娶得个夫人何氏夫妻十分恩愛生下三女一男兒子名曰承祖長女名玉英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元來是先花後果則倒是玉英居長次即承祖不想何氏自產月英之後便染了个虛怯症候不上半年嗚呼哀哉可憐

留得舊時殘錦繡　每因腸斷動悲傷

那時玉英剛剛六歲承祖五歲桃英三歲月英止有五六个月雖有養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鷄失了鷄母七嘴八亂啼啼哭哭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心下

煩惱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他本是个官身顧着家裡便擔閣了公事到得幹辦了公事却又沒工夫照管兒女眞个公私不能兩盡挨了幾个月日思想終不是長法要娶个繼室遂央媒尋覓那媒婆是走千家踏萬戶的得了這句言語到處一兜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十來歲又是錦衣衛千戶一進門就稱奶奶誰个不肯三日之間就請了若干庚帖送來任憑李雄選擇俗語有云姻緣本是前生定不許今人作主張李雄千擇萬選却揀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兒年方一十六歲父母雙亡哥嫂作主那哥

哥叫做焦榕專在各衙門打幹是一个油裡滑的光
棍李雄一時沒眼色成了這頭親事少不得行禮納
聘不則一日娶得回家花燭成親那焦氏生得有六
七分顏色女工針指卻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腸有些
狠毒見了四个小兒女便生妒嫉之念又見丈夫十
分愛惜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越發不懷好意他想
道若沒有這一窩子賊男女那官職產業好歹是我
生子女來承受如今遺下許多短命賊種縱掙得潑
天家計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設使久後也只有
今日這些家業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幾何可不白白

與他辛苦一世須是此熱了丈夫然後用言語唆冷他父子磨滅死兩三个止存个把就易處了你道天下有恁樣好哄的事自已方纔十五六歲還未知命短命長生育不生育却就算到幾十年後之事起這等殘忍念頭要害前妻兒女可勝嘆哉有詩爲証

娶妻原爲生兒女　見成兒女反爲仇
不是婦人心最毒　還因男子沒長壽

自此之後焦氏將着丈夫百般殷勤趨奉況兼正在妙齡打扮得如花朵相似枕席之間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百順百依只有一件不肯聽他

你道是那件但説到兒女面上便道可憐他没娘之子年幼嬌癡倘有不到之處須將好言訓誨莫要深責焦氏攛唆了幾次見不肯聽恐耐不住一日趁老公不在家尋起李承祖事過揪來打駡不道那孩子頭皮寡薄他的手兒又老辣一頓亂打那頭上却如酵到饅頭登時腫起幾个大疙瘩可憐打得那孩子無个地孔可鑽號淘痛哭養娘奶子解勸不住那玉英年紀雖小生性聰慧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輩心中苦楚泪珠亂落在旁看不過向前道告母親兄弟年幼無知望乞饒恕

則个焦氏唱道小廝人誰要你多言雜道我打不得
的麽你的打也只在頭上滴溜溜轉了却與別人討
饒玉英聞得這話愈加哀楚正打之間李雄巳回那
孩子抱住父親放聲號哭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飛
踝如雷翻天作地鬧將起來那婆娘索性抓破臉皮
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讓早有人報知焦榕持來勸慰
李雄告訴道娶令妹來專爲要照管這幾个兒女豈
是沒人打駡娶來凌賤不成况又幾番囑付可憐無
母嬌幼你即是親母一般凡事將就些反故意打得
如此模樣焦榕假意埋冤了妹子幾句陪个不是道

舍妹一來年紀小不知世故二來爹爹因從幼養嬌了性子在家任意慣了妹丈不消氣得又道省得在此不喜歡待我接回去住幾日勸諭他下次不可如此道罷作别而去少頃僱乘轎子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那婆娘一進門就埋怨焦榕道哥哥奴揔有甚不好處也該看爹娘分上訪个好對頭匹配纔是怎麽胡亂就聘送在這様人家悞我的終身焦榕笑道論起嫁這錦衣衛千戶也不算屈辱了但是你自己沒有見識怎麽抱怨别人焦氏道那見得我沒有見識焦榕道妹夫既將兒女愛惜就順着他性兒一般着

些疼熱焦氏裏道又不是親生的教我着疼熱還要算計哩焦榕哄道正因這上說你沒見識自古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你心下越不喜歡這男女越該加意愛護焦氏道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個冤孽方纔乾淨為何反要將他愛護焦榕道大抵小兒女料沒甚大過失況婢僕都是他舊人與你恩義尚疎稍加責罰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說你怎地凌虐妹夫必然着意防範何繇除得他存了這片疑心就是生病死了還要疑你有甚緣故可不是無緣有線你若將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撫養大了不惟不孝

甚謀深也有其兄宜有其妹

順你焦氏把頭三四搖道這是斷然不成焦榜道卑竟容不得須依我說話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婢僕們施些小恩結為心腹暗地察訪內中倘有無心向你幷口嘴不好的便趕逐出去如此過了一年兩載妹夫信得你真了婢僕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愛那時覷个機會先除却這孩子料不疑慮到你那幾个丫頭等待年長叮囑童僕們一齊駕起風波只說有私情勾當妹夫是有官職的怕人恥笑自然逼其自盡是恁樣陰唆陽勸做去豈不省了目下受氣又見得你是好人焦氏聽了這片言語

李雄還是有人心的這七出之條明有犯去何不去行

不勝喜歡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錯埋怨你了今番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緊要處再來與哥哥商量不題焦榕兄妹計議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賤兒女反添上一項愁帽兒想道指望娶他來看顧兒女却到增了一个魔頭後邊日子正長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左思右算想出一个道理你道是什麼道理元來收拾起一間書室請下一个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書堂讀書每日茶飯俱着人送進去喫直至晚方纔放學教他遠了晚娘躲這打罵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管料然無妨常言夫妻是打罵不開的過了數日只

得差人去接焦氏。焦榕備些禮物，送將回來。焦氏知得請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這番歸來，果然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將笑撮在臉上，調引這幾個小男女親親熱熱，勝如親生，莫說打罵，便是氣兒也不再呵一口。待婢僕們也十分寬恕，不常賞賜小東西。大凡下人肚腸極是窄狹，得了須微之利，便極口稱功誦德，歡聲盈耳。李雄初時甚覺奇異，只道懼怕他鬧炒，當面假意殷勤，背後未必如此。幾遍暗地打聽，冷眼偷瞧，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過了年餘，愈加珍愛。李雄萬分喜悅，想道：不知大舅怎生樣勸諭，便能

改過從善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轉念耳從此放下這片肚腸夫妻恩愛愈篤那焦氏巴不能生下个兒子誰知做親二年尚没身孕心中着急往各處寺觀菴堂燒香許愿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燒了香許過愿真个就身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个兒子乳名亞奴你道為何叫這般名字元來民間有个俗套恐怕小兒家養不大常把賤物為名取其易長的意思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那焦氏也恐難養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與做亞奴以為比奴僕一向次一等即如牛兒狗兒之意李權只道

焦氏眞心愛惜兒女今番生下亞奴亦十分珍重三朝滿月遍請親友喫慶喜筵宴不在話下常言說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眨眼間不覺亞奴又已週歲那時玉英已是十歲長得婉麗飄逸如畫圖中人物且又賦性敏慧兩書過目成誦善能吟詩作賦其他描花刺繡不教自會見弟李承祖雖然也是个聰明孩子到底趕不上姐姐曾咏綠萼梅詩云

並是調羹種　偏栽碧玉枝

不誇紅有艷　兼笑白無奇

蕊綻鶯忘咏　花香蝶未窺

隴頭羌笛奏　　芳艸總堪疑

因有了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歡連桃英月英也送入書堂請書又常對焦氏說道玉英女兒有如此美才後日不捨得嫁他出去訪一个有才學的秀士入贅家來待他夫婦倡和可不好麽焦氏口雖替美心下越增妬忌正要設計下手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陝西反賊楊九兒據皋蘭山作亂累敗官兵地方告急朝廷遣都指揮趙忠充總兵官統領兵馬前去征討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將薦爲前部先鋒你想軍情之事火一般緊急可能勾少緩半月之間擇

日出師李雄收拾行裝器械帶領家丁起程臨行時又叮囑焦氏好生看管兒女焦氏答道這事不消分付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馬到成功博个封妻蔭子夫妻父子正在分別外邊報趙爺傳令教場相會李雄灑淚出衙急急上馬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勞三軍齊向北闕謝恩口稱萬歲三聲趙爺分付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李雄領了將令放起三个轟天大砲眾軍一聲吶喊遍地鑼鳴離了教場望陝西而進軍容整肅器仗鮮明一路上逢山開徑遇水疊橋不則一日已

至陝西地面安營下寨等大軍到來一齊進攻與賊兵連戰數陣互相勝負到七月十四賊兵挑戰趙爺令李雄出陣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奮勇殺入賊兵抵擋不住大敗而走李雄乘勝追逐數里不想賊人伏兵四起圍團團圍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脫外面救兵又被截斷李雄部下雖然精勇終是衆寡不敵鏖戰到晚一軍盡沒可憐李雄蓋世英雄到此一場春夢正是

正氣千尋橫宇宙　孤魂萬里占清寒

趙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題却說焦氏方要下手恰好

過着丈夫出征可不天賜其便李雄去了數日一乘轎子擡到焦榕家裡與他商議焦榕道據我主意再緩幾時焦氏道却是為何焦榕道妹夫不在家死了定生疑惑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妹夫回家知道越信你是个好人那時出其不意弄个手脚必無疑慮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榕說話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誰知巳到八月初旬陝西報到京中說七月十四日與賊交鋒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先勝後敗全軍盡沒焦榕是專在各衙門打幹的早巳知得這个消

息哭了一驚如飛報于妹子焦氏聞說丈夫戰死放聲號慟那玉英姊妹猶為可憐二个个哭得死而復蘇焦氏與焦榕商議就把先生打發出門合家掛孝招魂設祭擺設靈座親友盡來弔唁那時焦氏將臉皮翻轉動輙便是打罵又過了月餘焦氏向焦榕道如今丈夫已死更無別處動了手罷焦榕道我有个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又怨你不着焦氏忙問有何妙策焦榕道妹夫陣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捱兩月等到嚴寒天氣差一个心腹家人同承祖去陝西尋覓妹夫骸骨倘是个孩子家那

[illegible]

[illegible]

曾經途路風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途病死誠恐熬得到彼處吩囑家人撇了他暗地自回那時身畔没了盤纏進退無門不是凍死定是餓死這幾个丫頭饒他性命賣與人爲妾作婢還值好些銀子豈非一舉兩得焦氏連稱有理耐至臘月初旬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你父親半世辛勤不幸喪于沙場無葬身之地雖在九泉安能瞑目昨日聞得舅舅說近日趙總兵連勝數陣賊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寧靜我欲親往陝西尋覔你父親骸骨歸葬少盡夫妻之情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婦出頭露面必被外人談

恥敢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殷㪅伴去走道倘能尋得
回來也見你為子的一點孝心行桊都已準備下了
明早便可登程承祖聞言雙眼流泪道母親言之有
理孩兒明早便行玉英泣道不是好意大哭一聲乃
道告母親婆婆暴棄沙場理合兒弟前去尋覓但他
年紀幼小道途跋涉未曾經慣寓一有些山高水低
可不枉送一命何不再差一人與苗全同去總是一
般的焦氏大怒道你這逝種當初你父存日將你姊
妹如珍寶一般愛惜如今死了就忘恩背義違背
也不要了你讀了許多書難道不曉得昔日本蘭代

且不逸這
慢人溺食
說話遊戲
盡私道理

父征西緹縈上書代刑這兩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有此孝順之心你不能勾學他恁般志氣也去尋訪父親骸骨反來阻當兄弟莫去况且承祧還是个男兒一路又有人服事須不比木蘭女上庫征戰出生入死那見得有什麼山高水低枉送了性命要你這様不孝女何用一頓亂嚷把王英羞得滿面通紅哭告道孩兒豈不念爹爹生身大恩要尋訪尸骸歸葬止因兄弟年紀尚幼恐受不得辛苦孩兒情願代兄弟一行焦氏道你便想要到外邊去遊山玩景快活只怕我心裡還不肯哩當晚王英姊妹擠在一處言

別嗚嗚的哭了半夜李承祖道姐姐爹爹骸骨暴露在外就死也說不得待我去尋覓回來也教母親放心不必你憂慮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們洒淚而別焦氏又道你若尋不着父親骸骨也不必來見我李承祖哭道孩兒如不得爹爹骨殖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苗全扶他上了生口經出京師你道那苗全是誰乃焦氏帶來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已暗領了主母之意自在不言之表主僕二人離了京師望陝西進發此時正是隆冬天氣朔風如箭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往來生口恰如在綿花堆裡行

走那李承祖不上十歲的孩子，况且從幼嬌養，何曾受這般苦楚，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顫，常常望着坐窩裡攧將下來，在路曉行夜宿，約走了十數日，李承祖漸漸飲食減少，生起病來，對苗全道，我身子覺得不好，且將息兩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盤纏有限，作忙趲到那邊，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路上若再擔閣兩日，越發弄不來了，且勉强捱到省下，那時將息幾日罷，李承祖又問到省下還有幾多路，苗全哄道，早哩，極快還要二十个日子，李承祖無可奈何，只得熬着病體，含泪而行，有詩爲証，

可憐童稚離家鄉　匹馬迢迢去路長
遥望沙場何處是　亂雲衰艸帶斜陽

又行了兩日，李承祖看看病體轉重，生口甚難坐，苗全又不肯暫停，也不雇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又捱了半日，來到一个地方，名喚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動了，快些尋个宿店歇罷，苗全開言，暗想道，看他這个模樣，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店客中住下，便難脫身，不如撇在此間，不回家去罷，乃道，小官人，客店離此尚遠，你既行走不動，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後來背你去，何

如李承祖道這也說得有理遂扶至一家門首堦沿上坐下苗全複開腳步走向前去問个小路抄辦買些飯食喫了僱个生口原從舊路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李承祖坐在堦沿上等了一回不見苗全轉來自覺身子存坐不安倒身臥下一覺睡去那个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婦住得一間屋兒坐在門戶紡紗初時見一漢子扶个小廝坐于門戶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隻桶兒要去打水恰好攔門熟睡叫道兀那小官人快起來讓我們打水李承祖從夢中驚醒只道苗全來了睜眼看時乃是那屋裡的老婆便掙

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話說、那老嫗聽得語音不是本地上人物、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却睡在此、問李承祖道、我是京中來的、只因身子有病、行走不動、借坐片晌、等家人來到、即便去了、老嫗道、你家人在那里、李承祖道、他說先至客店中放了包裹、然後來背我去、老嫗道、哎喲、我見你那家人去時、還是上午、如今天將晚了、難道還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銀兩、撇下你逃走去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曾看天色早晚、只道不多一回、聞了此言、急回頭仰天觀望果然日已銜西、喫了一驚、暗想道、一定這狗才哄我

病勢漸凶懶得伏侍逃走去了如今撇我進退兩難怎生是好禁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啼哭有幾个隣家俱走來觀看那老嫗見他哭得苦楚亦覺孤恓倒放下水桶問道小官人你父母是何等樣人有甚緊事恁般寒天冷月隨个家人行走還要往那里去李承祖帶泪就道不瞞老婆婆說我父親是錦衣衛千戶因隨趙總兵往陝西征討反賊不幸父親陣亡母親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戰塲上尋覔骸骨歸葬不料途中患病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个他鄉之鬼了說罷又哭衆人聞言各各嗟嘆那老嫗道可憐可

壽元來是好人家子息些些年紀有如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睡在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閑閑趕來到我鋪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還來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謝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攪那老嫗道說那里話誰人沒有患難之處遂向前扶他進屋裡去鄰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門檻看時側邊便是个火炕那鋪兒就在炕上老嫗支持他睡下急急去滾水燒湯與承祖喫到半夜間老嫗摸他身上猶如一塊火炭至天明看時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嫗央人去請醫診脉取出錢鈔贖藥與他喫

早晚伏侍那些鄰家聽見李承祖病了在背後笑那老嫗着甚要緊討這樣煩惱老嫗聽見只做不知毫無倦怠這也是李承祖未該命絕得遇恁般好人有詩為証、

家中母子猶成怨　路次間人反着疼
美惡性生天幾異　反教陌路笑親情

李承祖這塲大病捱過殘年直至二月中方纔稍可在舖上看着那老嫗謝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正是再生父母若能掙扎回去定當厚報大德那老嫗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過見你路途孤苦故

此相留有何恩德郤說厚報二字光陰迅速倏忽又
三月已盡四月將交那時李承祖病體全愈身子硬
掙遂要別了老嫗去尋父親骸骨那老嫗道小官人
你病體新痊只怕還不可勞動二來前去不知尚有
幾多路程你孤身獨自又無盤纏如何去得不如住
在這里待我訪問近邊有入京的托他與你帶信到
家教个的當親人來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婆婆過念
只是家裡也沒有甚親人可來二則在此久擾于心
不安三則恁般溫和時候正好行走倘再擔幾時天
道炎熱又是一節若是我的病症覺得全安料也無

妨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个大道自然有人往來待我慢慢求乞前去尋着了父親骸骨再來相會那老嫗道你縱到彼尋着骸骨又無銀兩裝載回去也是徒然李承祖道那是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憐我父爲國身亡設法裝送回家也未可知那老嫗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尋湊幾錢銀子相贈兩下悽悽慘慘不忍分別到像个嫡親子母臨別時那老嫗含着眼泪囑道小官人轉來是必再看看老身莫要竟自過去李承祖喉間哽咽答應不出點頭涕泣而去走兩步又回過頭來觀看那老嫗在門首也直

至望不見了方纔哭進屋裡這些鄰家沒一个不哭他是个癡婆子一个遠方流落的小厮白白裡賠錢賠鈔伏侍得纔好急鬆鬆就去了有甚好處還這般哭泣不知他眼淚是何處來的遂把這事做哭話傳說看官你想那老嫗乃是貧窮寡婦倒有些義氣一个從不識面的患病小厮收留回去看顧好了臨行又資贈銀兩依依不捨像這班鄉里都是鬚眉男子自已不肯施仁仗義及見他人做了好事反又撫唇簸嘴可見人面相同人心各別閒話休題且說李承祖又無脚力又不認得路徑順着大道一路問訊挨

向前去覺道勞倦𡡾分菴堂寺院市鎮鄉村卽便借宿又虧着那老嫗這幾錢銀子將就半饑半飽度到廊沱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後道路荒凉人民稀少承祖問了向日爭戰之處直至阜齋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親一番怎奈身邊止存得十數文銅錢只得单買了一陌紙錢討个火種向戰場一路跑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曠野並無个人影來往心中先有五分懼怯便立住脚不敢進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萬苦方到此間若是害怕怎能勾尋得爺爺骸骨須索拚命前去大着膽飛奔到戰場中擧目看時果然

好慘慘也，但見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荊棘交纏，一望黃沙無際，髑髏暴露，其傍昔日英雄，白骨拋殘，可惜當年壯士，陰風習習，惟聞鬼哭神號，寒霧濛濛，但見狐奔兎走，猿啼夜月腸應斷，雁叫秋雲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種，焚化紙錢，望空哭拜一回，起來仔細尋覓，團團走遍，但見白骨交加，並沒一个全尸，元來趙撫兵殺退賊兵，看見尸橫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戰場上設祭陣亡將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沒有全尸。遺存李承祖尋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亂草之中

歎息片時忽然想起征戰之際遇着便殺那爲戰場料非只此一處正不知爹爹當日喪于那个地方我却專在此尋覓豈不是个呆子却又想道我李承祖好十分慘悽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爛骸骨縱在目前也難厮認若尋認不出可不空受這番勞碌心下苦楚又向空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孩兒李承祖千里尋訪至此收取骸骨怎奈不能識認爹爹你生前盡忠報國死後自必爲神乞顯示骸骨所在奉歸安葬免使暴露荒圻爲無祀之鬼祝罷放聲號哭又向白骨叢中東穿西走一回看看天色漸晚料來

安身不得隨路行走要尋个歇處行不上一望田地斜插裡林子中走出一个和尚來那和尚見了李承祖把他上下一相說道你這孩子好大胆此是什麽所在敢獨自行走李承祖哭訴道小的乃京師人氏只因父親隨趙總兵出征陣亡特到此尋覓屍骨歸葬不道沒个下落天又將晚要覓个宿處師父若有菴院可憐借以一晚也是無量功德那和尚道你這小小孩子反有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屍骸都焚化盡了那里去尋覓李承祖見說這話哭倒在地那和尚扶起道小官人哭也無益且隨我去住一晚明日

打點回家去罷李承祖無奈只得隨着和尚又行了二里多路來到一个小小村落看來只有五六家人家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菴開門進去吹起火來收拾些飯食與李承祖喫了問道小官人你父親是何衛軍士在那个將官部下叫甚名字李承祖道先父是錦衣衛千戶姓李名雄和尚大驚道元來是李爺的公子李承祖道師父你如何曉得我先父和尚道實不相瞞小僧原是羽林衛軍人名叫曾虎二去年出征撥在老爺部下因見我勇力過人留我帳前親隨另眼看承許我得勝之日扶持一官誰知七月

七四處老爺上陣先斬了數百餘殺賊人敗去一時恃勇追逐十數里深入重地賊人伏兵四起圍裹在內外面救兵又被截住全軍戰沒止存老爺與小僧二人各帶重傷只得同伏在亂尸之中到深夜起來逃走不想老爺已死小僧望見傍邊有一帶土墻遂負至墻下推倒墻土掩埋那時賊兵反擱在前面不能歸營逃到一个山灣中遇一老僧收留在茅菴他派事調養好了金瘡朝暮勸化我出家我也想死裡逃生不如圖个清閒自在因此依了他削髮為僧今年春間老師父身故有兩个徒弟道我是个添來僧

不容住在菴中我想既已出家爭甚是非讓了他們要往遠方去行脚經過此地見這茅菴空閒就做个安身之處往遠近村坊抄化度日不想公子親來天遣相遇李承祖見說父親尸骨尚存倒身拜謝和尚連忙扶住又問道公子恁般年嬌力弱如何家人也不帶一个獨自行走李承祖將中途染病皆全拋弃逃回虧老娼救濟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君尋不見父親骨殖已拚腦死沙場天幸得遇吾師使我父子皆安和尚道此皆老爺英靈不泯公子孝行感格天使其然只是公子孑然一身又没盤纏怎能勾裝載

回去公子道意欲求本處官府設法不知可肯和尚笑道公子差矣常言道官情如紙薄據然極厚相知到得死後也還未可必何況素無相識卻做恁般癡想李承祖道如此便怎麼好和尚沉吟半晌乃道不打緊我有个道理在此明日將骸骨盛在一件家火之內待我負着慢慢一路抄化至京可不好麼李承祖道吾師肯恁般用情生死銜恩不淺和尚道我蒙老爺㧞拔之恩少效犬馬之勞何足掛齒到了次日和尚向鄰家化了一隻破竹籠兩條索子又借柄鋤頭又買了幾陌紙錢鎖上菴門引李承祖前去約有

數里之程，也是一个村落，一般沒个人烟，直到土墳邊，放下竹籠，李承祖就哭將起來，和尚將紙錢焚化，拜祝一番，運起鋤頭，掘開泥土，露出一堆白骨，從腳上逐節見收，置籠中，掩上籠蓋，將索子緊緊綑牢，和尚負在背上，李承祖掮了鋤頭，回至菴中，和尚收拾衣鉢被窩，打个包兒，做成一擔，尋根竹子，挑出菴門，把鋤頭還了，又與各隣家作別，央他看守，二人離了此處，隨路抄化盤纏，儘是有餘，不則一日，已至保安村，李承祖想念那老嫗的恩義，徑來謝別，誰知那老嫗自從李承祖去後，日夕掛懷，染成病症，一命歸泉

三八是些小請為万个李承祖耳八之一生一死骨肉然哉

有幾个親戚與他備辦後事，送出郊外燒化久矣。李承祖問知，鄰里望空遥拜，痛哭一場，方纔上路。共行了三个多月，方達京都，離城尚有十里之遠，見旁邊有个酒店，和尚道：公子且在此少歇。齊入店中，將竹籠放于桌上，對李承祖說道：本該送公子到府，向靈前叩个頭兒纔是。只是我原係軍人，雖則出家，終有人認得，倘被拿作逃軍，便難脫身，只得要在此告別。異日再圖相會。李承祖垂淚道：吾師言雖有理，但承大德到我家中，或可少盡，今在此處無以為報，如之奈何？和尚道：何出此言！此行，一則感老爺昔年恩誼

二則見公子窮途孤弱，故護送前來。那个貪圖你的財物，正說間，酒保將過酒肴。和尚先擺在竹籠前祭奠，一連叩了四五个頭，起來又與李承祖拜別。兩下各各流泪，飲了數杯，算還酒錢。又將錢雇个生口，與李承祖乘坐，把竹籠教脚夫背了，自己也背上包裹，齊出店門，灑泪而別。有詩為証：

欲收父骨走風塵　千里孤窮一病身
老婢周旋僧作伴　皇天不負孝心人

話分兩頭，却說黃全自從撇了李承祖，催着生口，赶到家中，只說已至戰場，無處尋覓骸骨，小官人患病

身亡因少了盤纏不能帶回就埋在彼暗將旗信透
與焦氏那時玉英姊妹一來思念父親二來被焦氏
日夕打罵不勝苦楚又聞了這个消息愈加悲傷焦
氏也假意啼哭一番那童僕們見家主陣亡小官人
又死各尋旺處飛去單單剩得苗全夫妻和兩个養
娘門庭冷如冰炭焦氏恨不得一口氣吹大了亞奴
襲了官職依然熱鬧又鬧得兵科給事中上疏奏請
優卹陣亡將士　聖旨下在兵部杳覈焦氏多將金
銀與焦榕到部中上下使用要謀陞个指揮之職那
焦榕平日與人妝撕打慣了偏手就是妹子也說不

得也要下隻手兒一日焦榛走來回覆妹子說話焦氏安排酒肴款待元來他兄妹都與酒甕同年與我不醉的從午後喫起直至申牌時分酒已將竭還不肯止又教苗全去買酒苗全提个酒餅走出大門剛欲跨下堦頭遠遠望見一騎生口上坐一个小厮却是小主人李承祖喫這驚不小暗道元來這冤家還在探轉身跑入裡邊悄悄報知焦氏焦氏即與焦榛商議停當教苗全出後門去買砒霜二人依舊坐着飲酒等候李承祖進來不題且說李承祖到了自家門首跳下生口赶脚的背着行籠跟將進來直至堂

中觸情惜甚不見一人心內傷感道爹爹去了就弄得這般冷落教趕脚的把竹籠供在靈座上打發自去李承祖向靈前叩拜轉着去時的苦楚不覺淚如泉湧哭倒在拜臺之上焦氏聽得哭聲假意教丫頭出來觀看那丫頭跑至堂中見是李承祖驚得魂不附體帶跌而奔報道奶奶公子的魂靈來家了焦氏照面一口涎沫道晦青天白日道樣亂話丫頭道見在靈前啼哭奶奶若不信一同去看焦榕也假意說道不信有這般奇事一齊走出外邊李承祖看見帶着眼淚向前拜見焦榕扶住道途路風霜不要拜了

焦氏摔下幾點眼淚說道苗全回來說你有不好的信息日夜想念懊悔當初教你出去今幸無事萬千之喜了只是可曾尋得骸骨李承祖指着竹籠道這个裡邊就是焦氏捧着竹籠便哭起天來玉英姊妹已是知得李承祖無恙又驚又喜奔至堂前四个男女抱做一團而哭哭了一回玉英道苗全說你已死怎地却又活了李承祖將途中染病苗全不容暫停直至遇見和尚送歸始末一一道出焦氏怒道苗全這奴才恁般可惡待我送他到官活活敲死與賢甥出氣李承祖道若得舅舅張主可知好麼焦氏道你

途中辛苦了且進去喫些酒飯將息身子遂都入後邊焦榕扯李承祖坐下玉英姊妹自避過一邊焦氏一面教丫頭把酒去熱自己走到後門首恰好苗全已在那里等候焦氏接了藥分付他停一回進來焦氏到厨下將丫鬟使開把藥傾入壺中依原走來坐下少頃丫頭將酒鏇湯得飛滚拿至卓邊焦榕取過一隻茶甌滿斟一杯遞與承祖道賢甥借花獻佛權當與你洗塵承祖道多謝舅舅接過手放下也要斟一杯回敬焦榕又拿起直推至口邊道我們飲得多了這壺中所存有限你且乘熱飲一杯李承祖不知

好歹骨都都飲个乾淨焦榕又斟過一杯道小官人家須要飲个雙杯又推到口邊那李承祖因是尊長相勸不敢推托又飲乾了焦榕再把壺斟時只有小半杯一發勸李承祖飲了那酒不飲也罷纔到腹中便覺難過連叫肚痛焦氏道想是路上觸了臭氣了李承祖道也不曾觸甚臭氣焦氏道或者三不知那里觸得須臾間藥性發作猶如鋼刀攪刺烈火焚燒疼痛難忍叫聲痛死我也跌倒在地焦榕假驚道好端端地為何痛得恁般利害焦氏道一定是絞腸沙了急教丫頭扶至玉英床上睡下亂顛亂叫只叫難

還慌得玉英姊妹手足無措，那里按得他住，不消半个時辰，五臟迸裂，七竅流紅，大叫一聲，命歸泉府。旁邊就哭殺了玉英姊妹，喜殺了焦氏婆娘，也假哭幾聲。焦榕道：看這个模樣，必是觸犯了神道，被喪煞打了。妳今幸喜已到家裡，還好，只是占了甥女臥處，不當穩便，就今夜殮過，省得他們害怕。焦氏便去取出些銀錢，那時苗全已轉進前門，打探聽得裡邊哭聲髣髴，量來已是完帳，徑走入來。焦氏恰好看見，把銀遞與苗全，急忙去買下一具棺木，又買兩壺酒與苗全喫勾。一醉，先把棺木放在一間廂房裡，然後擡舉

裸臂將入房中教玉英姊妹走開向床上翻那尸首
也不措抹去血污也不換件衣服伸着雙手便抱起
來一則那厮有些蠻力二則又趁着酒興三則十數
歲孩子原不甚重輕輕的托在兩臂直至廂房內盛
殮玉英姊妹隨後哭泣誰知苗全落了銀子買小了
棺木尸首放下去兩隻腿露出了五六寸只得將腿
兒豎起却又項滑了棺蓋苗全扯來拽去沒做理會
玉英姊妹看了這个光景越發哭得慘傷焦氏沉吟
半晌心生一計把玉英姊妹並丫頭都打發出外掩
上門兒教苗全將尸首拖在地上提起斧頭砍下兩

其小腿備在頭下倒好做个枕兒收拾停當釘上棺蓋開門出來焦榕自回家去玉英覷見棺已釘好暗想道適來放不下如何打發我姊妹出來了便能釘上棺蓋難道他們有甚法術把棺木化大了尸首縮小了好生委決不下過了兩月焦氏備起衣衾棺槨將丈夫骸骨重新殯殮擇日安葬祖塋恰好優恤的覆本已下李雄止贈忠勇將軍不准陞襲指揮焦氏用費若干銀兩空自送在水裡到了安葬之日親鄰齊來相送李承祖也就埋在墳側偶有人問及只說路上得了病症到家便亡那親戚都不是切己之事

那个去查他細底可憐李承祖沙場內倒閣閣得性命家庭中反斷送了殘生正是

非故翻如故　宜親却不親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常言道痛定思痛李承祖死時玉英慌張慌智不暇致詳到葬後漸漸想出疑惑來他道如何不前不後恰恰裡到家便死不信有恁般湊巧況兼口鼻中又都出血且又不揀个時辰也不收拾个乾淨棺木小了也不另換與了我們轉身不知怎地胡亂送入裡邊那苗全聽說要送他到官至今半句不題比前反

了正殺殺打

覺親愈顯係是母親指使的看起那般做作我兄弟
這般必定有些蹊蹺心中雖則明白然亦無可奈何
只索付之涕泣而已那焦氏謀殺了李承祖之後却
又想道這小殺才已除那幾个小賤人日常難受了
些磨折也只算與他拂養須是教他大大喫些苦楚
方不敢把我輕覷自此日逐尋頭討腦動輒便是一
頓皮鞭打得體無完膚却又不許啼哭若還則一則
聲又重新打起每日止給兩餐稀湯薄粥如做少了
生活打罵自不消說連這稀湯薄粥也沒有得喫了
身上的好衣服盡都剝去將丫頭們的舊衣替換與

與穿着臘月天氣，也只得三四層單衣，背上披一塊舊綿絮，夜間止有一條藁薦，一條破被單遮蓋，寒冷難熬，如蛆蟲般攪做一團，苦楚不能盡述。玉英姊妹捱忍不過，幾遍要尋死路，却又指望還有个好日，捨不得性命，互相勸解，真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看過了幾歲，又是新年，玉英已是十二歲了。那年二月間，正德爺晏駕，嘉靖爺嗣統，下詔遍選嬪妃，府司着令民間挨家呈報，如有隱匿，罪坐鄰里。那焦氏的鄰家平昔曉得玉英才貌兼美，將名具報本府，一張上選的黃紙帖在門上。那時焦氏就打帳了做皇親

國原的念頭掉過臉來將玉英百般奉承通身換了綾羅錦繡肥甘美味與他調養又將銀兩教焦榕到禮部使用那玉英雖經了許多磨折到底骨格猶存將息數日面容頓改又兼穿起華麗衣服便似畫圖中人物府司選到無數女子推他爲第一備文齊送到禮部選擇禮部官見了玉英這个容儀已是萬分好了但只年紀幼小恐不諳侍　御發回寧家那焦氏因用了許多銀子不能勾中選心下懊悔氣惱原翻過向日嘴臉好衣服也剝去了好飲食也沒得喫了打罵也更覺勤了常言說得好坐喫山空立喫地

陪當初李雄家業原不甚大自從陣亡後焦氏卑鄙算計這幾个小兒女那个思想去營運一窩子坐食能勾幾時况兼爲封蔭選妃二事又用空了好些日漸日深看看弄得罄盡兩个丫頭也賣來完在肚裡那時沒處出豁只得將住房變賣誰知苗全這厮見家中敗落亞奴年紀正小養贍日子尚遠料想日前沒甚好處趂焦氏賣得房價夜間揁入臥房偷了銀兩領着老婆逃往遠方受用去了到次早焦氏方纔覺得這般悶氣無處發洩又遷怒到玉英姊妹說道如何不醒捱却被他偷了東西去又都爭承一頓皮

端一面教焦榕告官緝捕過了兩月那里有个踪跡此時買主又來催促出房無可奈何與焦榕商議要把玉英出脫焦榕道玉英這个模樣兒慢慢的覓个好主顧怕道不是一大注銀子如今急切裡尋人能值得多少不若先把小的胡亂賣一个來使用焦氏依了焦榕便把桃英賣與一个豪富人家爲婢姊妹分別之時你我不忍分捨好不慘傷焦氏賃了一處小房擇日遷居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一旦棄諸他人不勝傷感走出堂前擡頭看見梁間燕子稍級舊壘傍邊又營一个新巢賭嘆道這燕兒是个禽鳥

秋去春來倒還有歸舊巢之日我李玉英今日離了此地反沒个再來之期了撫景傷心托物喻意乃作別燕詩一首詩云

新巢泥落舊巢欹　壘半踈簾欲掩遲
愁對呢喃終一別　畫堂依舊主人非

元來焦氏要依傍焦榕却撤在他側邊小巷中相去只有半箭之遠間壁乃是貴家的花園那房屋止得兩間諸色不便要桶水兒直要到鄰家去汲那焦氏平昔受用慣的自去不成少不得通在玉英月英兩个身上姊妹此時也雖頗羞耻只得出頭露面又過

了幾時，桃英的身價漸漸又將撰完，一日傍晚，焦氏引着亞奴在門首閒立，見一个乞丐女兒，止有十數歲，在街上求討，聲音叫得十分悽切，有个鄰家老婭對他說道，這般時候，那个肯捨，不時回去罷，那叫化女兒哭道，奶奶，你那里曉得我的苦楚，我家老的，限定每日，要討五十文錢，若少了一文，便打个臭死，夜飯也不與我喫，又要在明日補足，如今還少六七文怎敢回去，那老婭聽說得苦惱，就捨了兩文，旁邊的人，見老婭捨了，一時助興，你一文，我一文，登時倒有十數文，那叫化女兒，千恩萬謝，轉身去了，焦氏遂了

繼焦氏施行竟令人不敢再娶可殺可恨但前妻子者不妨

這片言語那知反撥動了个貪念怨道道个小化子一日倒討得許多錢我家月英那賤人面貌又不十分標致賣與人也值得有限何不教他也做這樁道路倒是个永遠利息正在沉吟恰好月英打水回來焦氏道小賤人你可見那叫街的丫頭麼他年紀比你還小每日倒趁五十文錢你可有處尋得三文五文麼月英道他是个乞丐千爺爺萬奶奶叫來的孩兒怎比得他焦氏喝道你比他有甚麼差自明日爲始也要出去尋五十文一日若少一文便打下你下半截來玉英姊妹見說要他求乞驚得面面相覷滿

眼垂淚、一齊跪下說道、母親、我家世代為官、多有人認得他、要存个體面、若教出去求乞、豈不辱抹門風、被人耻笑、焦氏道、見今飯也沒得喫了、還要甚麼體面、怕甚麼耻、咲、月英又苦告道、任憑母親打死了、我决不去的、焦氏怒道、你這賤人、恁般不聽教訓、先打个樣兒與你看看、郎去尋了一塊木柴、撇過來沒頭沒腦亂敲、月英疼痛難忍、只得叫道、母親饒恕則个、待我明日去便了、焦氏放下月英、向玉英道、不教你去、是我的好情了、反來放屁狙挑、揪翻在地、也撻一頓木柴、到次早郎趕逐月英出門求乞、月英柰忍

趾依隨着此日逐沿街抄化若是了這五分文還沒得開口些兒欠缺便打个半死光陰如箭不覺玉英年已一十六歲時值三月下旬焦榕五十壽誕焦氏引着亞奴同往祝壽月英自向街坊抄化去了止留玉英看家玉英讓焦氏去後掩上門兒走入裡邊手中拈着針指思想道爹爹當年生我姊妹猶如掌上之珠熱氣何曾輕呵一口誰道遇着這个繼母受搪般凌辱兄弟被他謀死妹子爲奴爲丐一个家業弄得瓦解冰消淪落到恁樣地位眞个草管不如尚不知去後還是怎地結果又想道在世料無好處不如

早死爲幸。趂他今日不在家，何不尋个自盡，也省了些打駡之苦。却又想道，我今年已十六歲了，再忍耐幾時，少不得嫁个丈夫，或者有个出頭日子，豈可枉送這條性命。把那前後苦楚，裏想了又哭，哭了又想，直哭得个有氣無力，没情没緒，放下針指，走至庭中，望見闌壁園內，紅稀綠暗，燕語鶯啼，遊絲斜裊，榆莢亂墜，看了這般景色，觸目感懷，遂吟送春詩一首。詩云

朱扉寂寞鎖殘春　滿地榆錢不療貧
雲鬢衣裳半泥土　野花何事獨撩人

玉英吟罷，又想道：自爹爹亡後，終日被繼母磨難，將那吟咏之情，久已付之流水。自移居時，作了別燕詩，倏忽又經年許，時光迅速如此。嗟嘆了一回，又恐誤了女工，急走入來。趙懃兒桌上有个帖兒，便是焦榕請妹子喫壽酒的。玉英在後邊，裁下兩指，尋出筆硯，將兩首詩錄出，細細展玩，又嘆口氣道：古來多少聰明女子，或共姊妹賡酬，或是夫妻唱和，成千秋佳話。偏我李玉英恁般命薄，埋沒至此，豈不可惜可悲！又傷感多時，愈覺無聊。將那紙左摺右摺，隨手摺成个方勝兒，藏于枕邊，却忘收了筆硯，忙忙的趕完針指

天色傍晚剛是月英到家焦氏接脚也至見他泪痕未乾便道那个難爲了你又在家做妖勢玉英不敢回答將做下女工與他點看月英也把錢交過收拾些粥湯喫了又做半夜生活方纔睡臥到了明日焦氏見桌上擺着筆硯撿起那帖兒後邊已去了幾摺疑惑玉英寫他的不好處問道你昨日寫的是何事快把來我看玉英道偶然寫首詩兒沒甚別事焦氏讓道可是寫情書約漢子壞我的帖兒玉英被這兩句話羞得徹耳根通紅焦氏見他臉漲紅了只道真有私情勾當逼他拿出這紙來又見揩着方勝一發

道是真了。尋根棒子。指着玉英道。你這賤人。恁般大膽。我剛不在家。便寫情書約漢子。快些實說是那个有情幾時了。玉英哭道。那里說起。却將無影醜事來骯髒。可不屈殺了人。焦氏怒道。賊証現在。還要口硬提起棒子。沒頭沒腦亂打。打得玉英無處躲閃。掙脫了。往門首便跑。焦氏道。想是要去叫漢子。相帮打我麼。隨後來趕。不想絆上一交。正磕在一塊塼上。磕碎了。頭腦鮮血滿面。嚷道。打得我好。只教你不要慌。月英上前扶起。又要赶來。到虧亞奴緊緊扯住道。娘。恁了姐姐罷。那婆娘恐帶跌了兒子。只得立住。脚百般

辱罵玉英閃在門旁啼哭那鄰家每日聽得焦氏凌虐這兩个女兒今日又聽得打得利害都在門首議論恰好焦榕撞來推門進去那婆娘一見焦榕便與道來得好玉英這賤人偷了漢子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樣焦榕看見他滿面是血信以爲實不問情由搶過焦氏手中棒子趕近前將玉英揪過來使打那鄰家抱不平齊走來說道一个十五六歲女子家還打得一頓大棒不指望你來勸解反又去打他就是做母舅的也沒有打甥女之理焦榕自覺乏趣放下棒子徑自去了那鄰家又說道也不見這等人家無一

日不打罵這兩个女兒如今一發連母舅都來助與了看起來這兩个女子也雖有活又一个逆若死了我們就具个公呈不怕那姓焦的不償命焦氏一句句聽見鄰家發作只得住口悄月英推上大門自去揩抹血污依舊打發月英出去求乞玉英哭了一回忍着疼痛原人裡邊去做針指那焦氏恨聲不絕到了晚間吞聲飲泣想道人生百歲總只一死何苦受這般恥辱打罵等至焦氏熟睡悄悄抽身起來在下腳帶懸梁高掛也是命不該絕還到廟了晚母不去拜望他身上莫說衣衫藍縷只這腳帶不知幾還了

幾个年頭布縷斷連沒有筋骨一用力就斷了剛剛
上吊撲通的跌下地來驚覺月英身邊不見了阿奶
情知必走這條死路叫聲不好了急跳起身救醒轉
來兀自嗚嗚而哭那焦氏也不起身反罵道這賤人
你把死來詐我麼且到明日與你理會至次早分付
月英在家看守教亞奴引着到焦榕家裡將昨日鄰
家說話并夜來玉英上吊事說與又道倘然死了反
來連累着你不如先送到官除了這禍根罷焦榕道
要擺布他也不難那錦衣衛堂上昔年曾替他打幹
與我極是相契你家又是衛籍竟送他到這个衙門

詳个敢來放屁焦氏大喜便教焦榕央人寫下狀詞說玉英奸淫忤逆將那兩首詩做个執証一齊至錦衣衛衙門前焦榕與衙門中人都是厮熟的先央進去道知其意少頃升堂准了焦氏狀詞差幾个校尉前去拘拿玉英到來那問官聽了一面之詞不論曲直便動刑具玉英再三折辯那里肯聽可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擬成剮罪發下獄中兩个禁子扶出衙門正遇月英姊弟元來月英見校尉拿去阿姐嚇得魂飛魄散急忙鎖上門兒隨後跟來打探望見禁子扶挾出來便搶向前抱住放聲大哭旁邊惱這焦氏

一把扯開道你這小賤人家裡也不顧了來此做甚月英見了焦氏猶如老鼠見猫膽喪心驚不敢不跟着他走到家又打勾半死恨道你下次若又私地去看了這賤人查訪着實好歹也送你到這所在去月英口雖答應終是同胞情分割捨不下過了兩三日多求乞得幾十文錢悄地走到監門只來探望不題再說玉英下到獄中那禁子頭見他生得標致怏个不良之念假意慇懃照顧他住在一个好房頭又將些飲食調養玉英認做好人感激不盡叮囑他有个妹子月英定然來看千萬放他進來相見一面那禁子

緊緊記在心上至第四日午後月英到監門口道出
姓名那禁子流水開門引見玉英兩下悲慘自不必
說漸至天晚只得分別自此月英不時進監看覷不
在話下且說那禁子貪愛玉英容貌堅意要想要去
姦他一來耳目衆多無處下手二則恐玉英不從嚷
丹起來壞了好事挺空就走去說長問短把幾句風
話撩撥玉英是聰明女子見話兒說得蹊蹺巳明白
是个不良之人留心隄防便不十分招架一日正在
檻上閑坐忽見那禁子輕手輕脚走來低聲啞氣咲
嘻嘻的說道小娘子可曉得我一句緊話　的意思

此等順禁調戲仍衆人若出首眞可盤定官天做好事每誠爲人

麼？玉英知其來意，即立起身道：奴家不曉得是甚意思？那禁子又哄道：小娘子是个伶俐人，難道不曉得？便向前摟抱。玉英着了急，亂喊殺人。那禁子見不是話頭，急忙轉身，口內說道：你不從我，教今晚就與你个辣手。玉英聽了這話，搥胸跌腳的號哭，驚得監中人俱來觀看。玉英將那禁子調戲情由，告訴衆人。內中有幾个抱不平的，叫過那禁子說道：你强姦犯婦也有老大的罪名。今後依舊照顧他，萬事干休；倘有些兒差錯，我衆人連名出首，但憑你去計較。那禁子情虧理虛，滿口應承，陪告不是，下次再不敢去惹他

正是

羊肉饅頭沒得喫　空教惹得一身羶

玉英在獄不見又經兩月有餘已是六月初旬元來每歲夏間　朝廷例有寬恤之典差太監審錄各衙門未經發落之事凡事枉人冤許諸人陳奏比及六月初旬玉英聞得這个消息想起一家骨肉俱被焦氏陷害此番若不伸冤再無昭雪之日矣遂草起辨冤奏章將合家受冤始末細細詳述叙月英貴奏其畧云

臣聞先正有云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

□氏股覓　□然福趣　根死之

與故實氏投崖雲華墜井是皆畢命於綱常流芳
於後世也臣父錦衣衛千戶李雄先娶臣母生臣
姊妹三人及弟李承祖不幸喪母之日臣等俱在
孩提父又見棄仍娶繼母焦氏撫養臣父於正德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陣亡天禍臣家
流禍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褵姊妹伶仃孑無依
倚標梅 迎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云云又
有別燕詩一絕云云是皆有感而言情非得已奈
母氏不察臣衷疑爲外遇遏舅焦榕挐送錦衣衛
誣臣姦淫不孝等情問官驗臣事理坐臣極刑臣

一女流輩俯首聽從盖不敢逆繼母之情以重不
孝之罪也迺蒙　聖恩熱審凡事枉人寬許諸
陳奏欽此欽遵故不得不生樂生之心以冀超雪
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幸領遺教臣繼
母年二十有弟亞奴生方二歲母圖親子要故
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女兒親往
戰場尋父遺骨陷之死地以圖已私幸賴天佑父
雲抱骨以歸前計不成　將臣弟毒藥身死支解
棄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為人婢李月英屏去衣
食浴街抄化今將臣誣陷前情臣敢有不才因辭

姸而多忌
才人必遭
也

何不斜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祗憑數句之詩尋風
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當矣十歲之弟有何罪
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
有詩臣當自責臣死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為繼
母者得以肆其妒嫉而無忌也伏望陛下俯察臣
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先將臣速斬以快母氏之
忿次將臣詩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
不言之表則臣之生平獲雪而臣父之靈亦有感
於地下矣

這一篇章疏奏上天子重瞳親照憐其冤抑倒下

可謂快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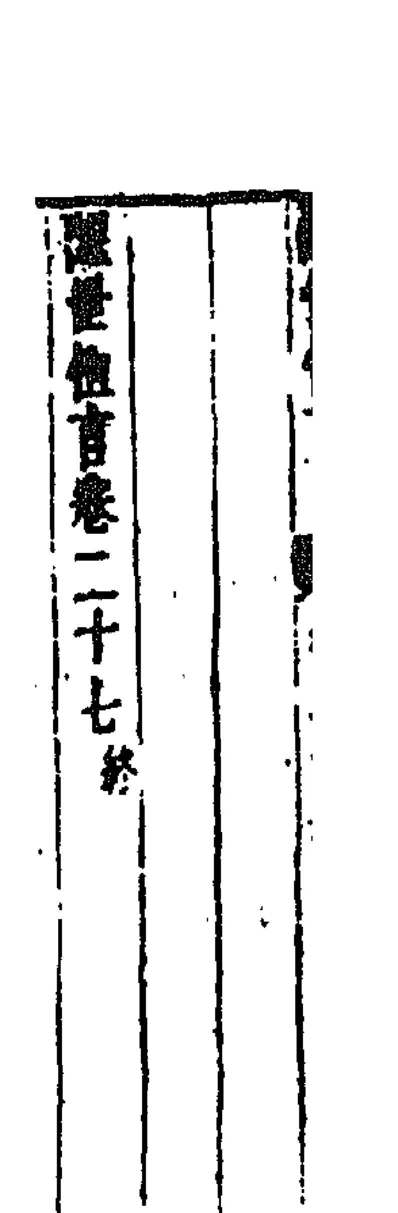
聖旨着三法司嚴加覆審三法司官不敢怠慢會同拘到一干人犯連桃英也與玉當堂逐一細問焦氏焦榕初時抵賴動起刑法方纔吐露真情與玉英所奏無異勘得焦氏叛夫殺子逆理亂倫與無故殺子孫輕律不同宜加重刑以爲繼母之戒焦榕通同謀命亦應抵償玉英月英亞奴發落寧家又令變賣焦榕家產贖回桃英覆本奏聞請旨　天子怒其兇惡連亞奴俱勅即日處斬玉英又上疏懇言亞奴尚在襁褓無所知識且係李氏一綫不絕之嗣乞賜矜宥　天子准其所奏部下刑部止將焦榕焦氏二人

術付法場即日凌遲受刑亞奴終身不許襲職另擇嫡枝次房承蔭以繼李雄之嗣玉英月英桃英俱擇士人配嫁至今列女傳中載有李月英辯冤奏本又爲贊云

李氏玉英　父歿家傾　送春別燕
毋疑外情　置之重獄　陰羅非刑
陳情一疏　冤滯始明

後人又有詩嘆云

昧心晚母肉如鈎　只爲親兒起毒謀
假饒血化西江水　難洗黃泉一段羞



經世體言卷二十七終